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五鼠鬧東京 第四回 施俊途中遇妖精

卻說五鼠化變作一個漢子，前來東山路上要攝金寶。來到途中，只見來來往往，皆是車推背負、肩挑馬駝各樣貨物。本欲要下手，奈無計可施，坐在槐陰之下，心中悶悶不悅。意欲變作一伙強人去搶奪，只一起來者成群作伙，最少者也有二□餘人，不敢造次。思量要用毒去迷人，眾伴人多，焉得下手。躊躇未定，看看天色將晚。只聽得一起客的，有三□餘人，奔忙而走，內有一人叫道：「天將晚，快行，趕到前面舊主人店內安歇。」五鼠聽得，如夢方醒，道：「早是這人點化我也！何不去化店家，停幾個客歇，用毒化酒與他吃了，莫說是金寶，任是甚麼，我也攝得他去矣。」尋到前面平洋之所，掘地為牆，架木為梁，不消□刻，化成一所好店。鋪上擺著酒肉時鮮，新菜茶果般般齊整。自己坐在鋪內，只等客來。有詩為證：

酒店新開物件齊，四方客旅少停車。  
廚中食物人稱美，神裡機關彼怎知。  
頻勸酒肴須醕酌，任教鐵石也昏迷。  
只因施俊來投宿，惹得東京大是非。

且說施俊沿路玩景而行，來到此間，見山水秀麗，嘖嘖稱奇。舉頭見紅日沉西，吩咐小二：「天已晚矣，快尋個好店歇。」行不數里，見前面有間好店，鋪上擺列食用物件，俱各齊整。小二來報道：「告官人得知，來到此處，有一所歇店甚是齊整，不如投宿亦罷。」施俊曰：「既如此，我的腳步艱難，快去投宿。」二人慌忙投入店家借宿。只見一店主出來，笑臉相迎，殷殷致敬。茶湯已畢，擺酒食相延。店主問道：「相公遠浴風霜，開懷暢飲幾杯！敢問貴鄉高姓？何處居住？」施俊道：「不敢相瞞，學生乃淮安府河清縣人氏，自幼攻書。今聞東京開科取士，特來赴選。」店主又問：「既是如此，府上還有令尊壽堂麼？」施俊道：「學生不幸父母雙亡，並無兄弟，只有山妻在家。」店主道：「少年夫婦，如何忍拋遠離？」施俊道：「所志在功名，離何足歎！」五鼠忙加禮相敬。施俊與主人論及古今，那怪答應如流。施俊大驚，付道：「此是一個店家，恁般博古通今，我在□載寒窗，坐臥經史，尚不能記許多經典，他是店家尚能博古通今。何況我枉在寒窗受業□餘年，未能貫通，真個愚頑之輩。」飲罷不覺夜深，五鼠送施俊臥房安寢。

睡到天曉起來，正在草坡之中，並無房屋遮蓋。此事為何這等不明，又見腹中疼痛，頭昏腳軟，步履艱難。快叫小二：「快去再投別店。」到得王家店去，坐下言及昨夜情由。店家聞說大驚，說的：「不好了！有董真人遙望四山皆有妖氣，大發慈悲之心，先日親臨囑咐：近來妖氣猖狂，下藥毒人。倘於客旅有人被毒者，教他早到茅山，我把靈丹相送，急救活命。

如違自誤。」施俊聞言，即喚小二快去董真人處求取靈丹，忙付白金五兩，囑云：「速去速回！」小二領命，快步如飛，去求靈丹不題。

卻說五鼠聽施俊所言，家中有年少妻子何氏心思忖：「我也搖身一變，變作假施俊，回家與何氏恩愛相交，卻不美哉！」

五鼠忽然悟想道：「此去淮安府河清縣，料想有廿餘日路程，幾時得到他家？」恨不得插翅而飛，一時便要到了。不免駕起黑雲，一道煙騰空而去。

不一時到了施家，下了雲便是門首。此時何賽花正在房中梳洗，聽得丈夫回家，連忙出去相接。果是丈夫回家，不勝歡喜，笑容可掬，問云：「君離家二□餘日，如何就回？」五鼠答道：「我去將近東京，途中遇著赴科秀士都轉回家，道：科場已過，天下才人都散了。我聞此言，故不入城，抽身便回來了。」何氏又問：「小二同去，不見他同回？」那妖怪道：「他擔行李痛了腳，如今腳痛行不得，故留在途中客店，養得腳好，方可回來。過得幾日必到。」何氏信言，即安排早飯與丈夫一同食。左右鄰居，都來探拜。次日，親戚皆來相拜。妖怪亦去回探，一連過了兩三日。何氏道：「鄭先生你可先去探，他是你恩師，遲則見怪不便！」妖怪依言，來探鄭先生畢，轉至家中，不務書史，終日只是與何氏飲酒取樂，夜歸羅帳以盡歡娛。有詩為證：

君子千里去求名，兩散雲收不盡情。  
整夜風光羅帳暖，不知花柳為誰傾。  
自此夫婦二人或飲酒，或遊玩，步步行藏總不離，盡其快活。正是：歡娛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長。  
二人盡行快活，不覺忽爾過了半月矣。

且說小二領了主人銀子求醫，星忙來到茅山討藥，到得茅山，問山下牧童云：「請問董真人住在哪裡？煩為指教！」牧童一手指道：「前面流水橋邊，竹林茂處，靠山流水那幢宅院，便是真人住處。」小二逕往到來，果然好個茅山。怎見得，有《西江月》一首，單道此庵景致：

山色連雲彩石鮮，溪聲敲玉鳴弦。  
石岩滾滾透泉源。到處啼鶯語燕。  
洗硯游魚吞水黑，烹茶鳥避爐煙。  
四圍修竹繞茅簷。賽過蓬萊仙苑。

小二見了此處，果然好個修行道院。來到門外，不敢擅入，站不多時，見一道童，出來問曰：「客從何來？到此何干？」小二向前道：「敬來仙庵求真人妙丹。敢問真人在家否？」童子答曰：「師父在草堂看經未完，稍停片時，勿得驚動。」小二依言，拱立門邊。

未幾童子出云：「師父誦經已完，請進相見。」小二整衣而入，望朝觀真人已在草堂上面坐了，仙體聖相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：

雪髮童顏體貌端，羊裘鶴氅鹿皮冠。  
包藏日月懷不滿，收拾乾坤袖裡寬。  
養氣溫衣晨採藥，吐光穿樹夜燒丹。  
姓名斷覺無人識，種得胡麻竟白餐。

小二見了，心中忖道：「此真個活神仙也！」不敢上視，低頭便拜。董真人一見，連忙答禮，吩咐仙童快快扶起。問云：「你是何方來的？有何見教？但言可也，何必如此多拜！」小二起身，將身上帶五兩銀子獻上，道：「主人施俊，東京赴試，來到途中，被妖怪將毒酒飲之，被迷倒地，至今腹中疼痛不止，命在懸絲。詢問別店老嫗，聞仙翁丹丸可救，主人著令小人不憚遠路盤費，薄禮以為贄見，乞開天地之心，體好生之德，垂念遠方孤身，大發慈悲，乞賜靈丹，救活生靈。庶遠客不致命喪中途，而仁恩遠播於千里。主僕銜沾，終身感德。」

董真人一聞其言，問道：「飲毒幾日？」小二道：「昨晚飲之，今早就來求藥。」真人道：「且喜來得早，遲則難救！」留小二庵中歇一宵，次早食罷，將丹丸一粒付與小二，將小二所獻的銀兩依然送還。小二道：「賞賜丹丸，即賜救人命矣！萬金不能報答。今又不受此禮，想必嫌薄。希念遠方寒儒，盤費有限，莫為見罪。」董真人道：「我乃修行之人，一心以救人為念，要此銀子亦無用處。你是遠方之人，途中要用，故此不受，並無他意。我付靈丹□粒寄你帶去，付與店中老嫗，倘有中毒之人，叫他即將與人救命，亦成一個方便功德，必有陰報。」小二再三強勸收取，真人拂袖入庵去矣。

小二隻得轉到店來，把真人所寄丹丸付與老嫗。忙叫燒湯，將丹丸與主人飲下。其藥方入肚中，肚內猶如雷吼，須臾之間，黑

涎滿吐，腹中痛止，肉食調養，漸覺安痊。將息半月，身體如故。意欲上京，科場已罷，只得同小二收拾回家。

辭謝老嫗，作別而行。於路正遇四月天氣，乍晴乍雨，麥熟梅黃，緩步遊行。正是：

只道皇都奪錦歸，翻成一禍險虛危。

家中妖怪如相見，只怨功名險害妻。